

青海評論

韓寒

湟源的教育

引言

我本是一個剛踏進社會之門的學生，在學校的時候，便打定了從事地方建設事業的志願，所以在學生時代我曾有過很多關於地方自治農村建設等的理論上的計劃——地方教育事業自在此整個計劃之中。並且還把這些計劃公諸同學之間、來作課餘飯後談話的資料。這樣經過了兩年，竟博得了不少同學的贊同而引為同志，同時使我自己的信念也愈益確定。所以在中政校蒙藏班的時候，我們便本此志願要求學校當局將蒙藏班分為農村行政，教育行政兩組，大家求學的目的似乎一致趨向到地方建設事業之準備上了。後來我雖然轉到政訓班，畢業後又到華北去過軍隊生活，一直到回到故鄉時，這個志願始終莫有動搖。所以在湟源教債風潮鬧得不可開交，湟源教育糟到千瘡百孔之時候，我竟硬着頭皮來任教育局長，雖有許多朋友替我擔憂來勸拒，但是我都謝絕了。我是在去年丁巳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接事的，到現在已有五個月了，這個期間剛好是舊的學年結束，新的學年開始的過渡時期，正可以使我來考察已往，計劃將來。現在城鄉各校都已開校了，我的計劃也到了實際長期實驗的時候。不過在這經過的五個月短時間當中，我已經得到了不少在學生時代所想像不到的實際經驗。現

第二十三號目錄

湟源的教育

(韓寒)

從青年的出路談到農村教育

(元本)

近代之戰爭

(田生臨)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十二)

(希備)

舊年的記憶

(儒夫)

學生創作(一篇)

在我便想本此實際的經驗來說明遼源的教育狀況，我想這必爲從事地方教育事業或準備辦理地方教育者所願意知道的罷！

社會環境

教育的目的是在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教育的設施當然要以社會的需要爲準則；同時在教育本身能夠辦理到何種程度，也當然要直接受社會心理的物質的條件之支配。所以在說明遼源教育狀況之先，不得不將遼源社會的情形來作一簡單的敘述：遼源是青海漢番貿易會萃之所，在五年前曾握全省商業之牛耳，每年從遼源出口的僅羊毛一項，其值達七八十萬元之鉅；全城商店有二百餘家，他們的經濟勢力，不惟佈滿全省游牧地區，甚且伸張到天津西藏新疆以至於印度。因爲遼源主要的經濟活動是商業，牠是全省唯一的商業城市。所以一般人的心理也因之傾向到唯利主義。自民十八慘遭匪劫，財產損失不下二百萬元，接着又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毛市停頓、金融枯竭、多數商店遂因天災人禍的摧殘而倒閉，漢番貿易中心，漸移至魯沙爾上五莊等處，全城經濟遂一蹶不振。現在所剩餘的商店不足三十餘家，而其資本之缺乏，營業之衰微，較之五年以前，真有桑田滄海之感。再次說到遼源的農村，更是可憐得不堪言狀，因爲全縣的主要經濟活動是商業，資本多數集中於城市，農村經濟完全受支配於城市經濟；自商業衰落，城市資本主競投資於耕地，自耕農因受苛捐雜稅、高利貸及物價不平衡的壓迫而出賣其耕地，所以近城耕地，大部

分集中於城市商人之手；而距城較遠的耕地，則大多數是僧寺寺產或王公封地，所以佃農人數較自耕農要超過兩倍。而所有自耕農又皆呻吟於種種剝削之下奄奄一息，每年收穫，完全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而農在高租重稅之下，其慘苦狀況，更可以推知。在今日無論城市或鄉村的大多數人民，都在飢餓中掙扎；在他們的生活上既不需要這種印版式的教育。同時經濟能力又不能使他們有餘資來興辦教育，所式在今日不辦教育則已，若辦教育，則第一必先復興社會經濟，使人有餘資來興辦教育，有餘資來供給子弟讀書；第二必須使學校課程適合於社會的實際需要，而使一般人對於教育發生生活上的聯繫，不然，教育自教育，社會自社會，人且救死不暇，何能顧及教育！但是這兩件事又是怎樣難以解決的問題啊！我們既然明白了社會的現狀，則我們就可以說明由這種社會現象所反映出來的狀況了。

城市教育

遼源的城市教育，可以分兩部分來說：一部分是學校教育，一部分是社會教育；這裏的社會教育，現在還很幼稚。在民十五年時，曾由教育局設過三四處平民夜校，由街巷長催逼成人失學者去讀書，課本是平民千字課，爲時不上數月，因爲縣長之熱心，成績也很可觀，後來竟因教員沒有薪金，漸形懈怠，以至於無形消滅。現在黨特處的民衆學校，學生人數很少，社會方面又甚注意，成績也似乎很微。此外便是今年元月一日成立的公共圖書館，裏面

有原來第一小學校藏書和最近楊治平先生捐贈的書籍千餘冊，但是因爲書籍之艱深與陳舊，市民閱覽者幾無一人；圖書館的組織是一個館長，月薪十元，一個管理員，月薪八元，一個工役，月薪五元，每年預算的購買書費爲一百元，連雜費每年需用四百元，以原有紀念塔的基金作基金，其生息只足半數，餘半數由教育局在社會教育費項下開支，最近因爲經費支絀，已將工役撤消，改管理員爲無給職，在這經費無辦法中，社會教育可以說完全談不到。至於學校教育，全城只有完全小學校男女各一處，初級小學校三處，共有教職員二十四人。完全小學校校長年薪去年是二百元，今年減爲一百八十元；教務訓育主任年薪去年是一百二十元，今年增爲一百五十元；初級小學校長和去年一樣是一百五十元，其餘各教員年薪均爲一百二十元，共計各校全年經常費爲五千元，薪金占百分之六十，其他修理設備諸費占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就今年的新預算數說的，已往薪金要佔去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各校設備可謂完全沒有，教室宿舍亦多傾頹不堪，現在要在一年內修葺校舍，添購用品，在事實上亦有所不能。因爲各校經費都向教育局領取，教育局本身的經費爲一千四百九十餘元，（社會教育費在內），共總每年由教育開支的教育經費爲六千四百餘元，至於教育局的收入，則爲下列諸項：

一，基金息銀 共有基金兩萬七千兩，月息一分二厘，以一元一兩計，全年共收息銀四千餘元。

二，義倉息糧 每年由義倉息糧內撥三十八石爲教育

經費，每石若以二十元計算，則共合洋七百六十元。

三，學田租糧 共有學田租糧九石六斗三升，若以二十元計算，則每年可收一百九十餘元。

四，皮毛一成學費 由各皮毛店行在其牙備項下抽收一成，撥作教育經費 最旺之年可以收四百餘元，最衰之年可以收二百餘元。

五，房租 有房屋四處，每年可收房租銀一百餘元。

六，新店捐款 若新開皮毛店行，則先納教育捐款一百兩（現爲一百元），這種收入每年沒有一定。

以上六項共總可收五千三百七十餘元，收支相抵，每年不敷一千二百餘元，這是在預算上是這樣，實際去年全年只收息銀三千餘元，皮毛一成學費，一在去年雖僅羊毛賣出二百餘萬斤，而因各店行之抗繳，教育局只收十九元，學租糧也只收足三分之一，共總實收二千九百餘元。所以在去年年終時，將各校教職員薪金有欠至七十餘元，最少的也要欠二十元，並且教員們在商店購買物品向教育局撥兌欠款，以致教育局向各商店負債達七百元之鉅；這些龐大的債務，又須要在今年的收入中開支，這雖然是已往會計手續上的紊亂，但是教育經費左支右絀的苦狀也可以窺知。所以在去年有許多關心教育的人，主張下列幾種辦法來補救這種困難：

一，廢兩改元 呈請縣政府轉呈省政府依財政部廢兩改元通令，以七錢二分折合銀元，這樣可以增加基本金一

萬餘元。

二，加息 由每元月息一分二厘增為一分五厘或二分，則可以增加息銀收入一兩千元。

三，清欠息 將十八年至今積欠息銀四千餘元，限期由各債戶還清。

上面第一個辦法，雖曾呈准於省政府，但是後來因各債戶藉商會力量的反對，省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而中變，以致教育局對第二個辦法也未敢着手進行；至於第三個辦法，又因一、二有力者的憑皮帶抗賴，其他各債戶遂互相觀望，借說推延。在這無可如何中，一切計劃，只得擱起，依樣的去維持那患貧血症已到臨危的殘局。只待教室的桌凳都沒了腿（現在四分之一桌凳都殘破不堪），辦公室的時鐘都停了擺（進時的現在竟沒有一架），牆倒了，屋塌了，那時候，教員們也用不着榜腹吃粉筆，這為政府所不注意，為社會所不需要的教育，也便可以壽終正寢。但是我希望這樣的事不要果真發生。不過，這只是個希望罷了！經費既如上述的這樣困難，對於教員便不得不減資加工，所以每個教員每月只有十塊錢的薪金，而每個星期一個人至少要上二十五六小時甚至二十八小時的講堂，其他課外作業之指導監督諸種工作，尚不算數。報酬既這樣低微，工作又那樣繁重，一個起初活潑有生氣的青年教師，不上一個學期，便會心灰意冷，體息肢惰，那股熱腸勁兒，便已散到九霄雲外；甚且有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他們對於自己所謂的神聖事業既不感受興趣，在生活上又受到嚴重的壓迫，於是染上了飲酒或吸鴉片等嗜好。教員一死氣

沉沉，學生也缺乏生氣。於是教者與學者，對於他們自己的工作都視一種畏途而敷衍，源源的教育，便在這上下敷衍的情形之下，便陷於不可救藥之境了。至於學生方面，每年學生總數約有男生五百餘名，女生六七十名，估計全城有三分之二的學齡兒童是不進學校的，這無疑的是受到了家庭經濟困難的影響。「男孩子吃不上十年開飯」，一個兒童在他長到八九歲時，便替家庭負一份生活上的担子，賣牛奶賣零碎食品，以及拾糞檢柴，都是他們的主要業務；假使這些孩子到學校去讀書，不單不能給家庭生產，甚且要書要紙筆，衣服也得要穿整齊一點，使家庭增加許多消費，所以即使家庭不需要兒童去生產，但是父母總不敢送兒童到學校裏去增加一筆消費之負擔。這樣能到校讀書的，差不多僅是家庭經濟能允許的幸運兒。但是在這年頭兒能有幾家兒童得到這種幸運！在以前各校所用課本，都是民十三出版的新學制教科書，今年教育局令各校一律改用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的基本教科書，並由教育局負責從西甯芸香圖書館代購，但是剛在開校的時候，適逢兵營馬價。鬧得滿城風雨，人人家都在賣傢具，當衣服，家完納公款，對於子弟的教科書，實已無力購買，所以在開校兩個星期後，到校學生，仍然是寥寥無幾，就是有人送學生到校裏，一打聽書價七八毛甚或一元，並且不能欠賬（因為教育局代購時書館要限期繳款。逾期便要加價計算，故教局不敢欠賬）時，便仍將孩子帶回去，所以今年的學生人數，較之去年同時的數人要少三分之一；這種逐年劇減的

學生數目，正顯示着社會是走向一個怎樣悲慘的運途中。在今日不言普及教育則已，若言普及教育，使決定將來民族命運的主人——兒童——不至盡成文盲，那非先挽救這崩潰中的社會經濟不可。但是誰使社會經濟崩潰呢？挽救又是誰的責任呢？無論生產建設的高調唱得怎樣漂亮，若使現社會上政治的經濟的剝奪行為不中止，則一切都會使你永遠的絕望！

鄉村教育

滄源全縣約計有大小農村一百餘個，由四五個農村合辦一處小學，合計全縣有鄉村初級小學四十二處。這些小學的校址，差不多都是附設在廟宇裏。鄉村對於設立學校的動機，無非是：一，請一位識字先生，來作鄉紳作假寫婚書訴狀的私人秘書；二，安插村中識字無業的老先生；三，辦學堂的名義，可以做鄉紳藉公自肥的剝削法門；四，假使那位先生袖藏八卦，精通輿地，且能配藥送鬼，則這個村裏，於他的需要更多，受他的利益也更大（？）開學校請他教讀，便是一種報酬法。至於子弟之讀書識字，村民之增識廣見，那幾乎不值得他們去注意。所以在已往住鄉村學校教員之聘請，經費的增減，完全是鄉紳老爺們和僱用苦工一樣的私事，教育局根本無權過問；假使教育局委做把教員到鄉核法，那位教員非受一頓搶白被趕出村不可。只要能適合於上述四個條件，那這位教員無論他是怎樣卑污不堪，也是他們所歡迎的。同時那怕三家村裏有兩個學生，只要村裏有個老爺，他們也要費五斗學糧，來請一位「便宜老師」，開一個「學堂兒」。在這種情形之下，滄源鄉村幾無教育可言；同時因為大多數勞苦農民，受苛捐雜稅，高利貸，物價不平衡的壓迫，幾不能維持其水平線以下的生活，對於讀書，他們早認為是有錢階級

子弟消遣，他們壓根兒就不會有這種奢望，反而因為設了學校，要派他們學糧，還得要供應老師，這樣他們不需要學校，反而憎惡學校，所以一個教員若沒有鄉紳作背景，那他比叫化子還不如；假使他是外村的人，廟的廊房，便是他唯一的住室，若連廊房也沒有，只得寄居在村民家裏，一家事當然不能常住，於是得輪流着一家住十天，或五天，住滿了十天或五天，肩起鋪蓋，挪住別家。至於他們終年的薪金，那真可憐得使你幾乎不能相信，最多的每年可得四五石雜糧，合錢可值六七十元，但是這樣豐盛的報酬，是不容易多見的，最普遍的是兩石至三石，有的竟少到一石甚至五斗，這樣少的學糧，又必待到秋收後才能收到。收糧時，教員負着口袋在學董後面沿門去討，而所收到的，多是一「土和草佔了一半的綠糧食」，若能如數收齊，那總算是幸運，有許多鄉村是積欠到二年以上了的。去年我很想替他們將欠糧收清，所以很嚴重的限期催欠糧的農民繳糧，但是待將農民叫到局裏來一看，馬上使我心冷了一半，雖是臘月天氣，他們身上只披着一件破到無可再破了的光了毛的皮褂，抖索的跪下就叩頭，他們都只是祈求着明年天年轉好些。他們一定要還清不欠，因為今年的收成，除了完糧，當差，納糧而外，自己沒有得到一粒，自，連吃的都沒有，那裏還談到納學糧；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能奈何得他們！雖然有許多村子是曾置有學糧地或學款基金，但是年深日久，大部分都被鄉紳老爺佔吞沒了，他們的理由是估價收買以填補了公款，所以有許多學田約契雖在教育局裏，但是拿着約契竟找不出他來，或者原契是良田，現在竟換成了瘠地，至於修學校的木石，會修成老爺的家宅，學校的基金，也會變成老爺私蓄，在這種直接間接的破壞侵蝕中，教育只得遭厄運。至於在鄉

村任教員的，一半是小學畢業生，一半便是老學究陰陽生等，無論何種出身的教員，他們的學識，一樣的幼稚得可憐，在今年教育局檢定時，鄉村教員中國文通順的竟無一人。話能說到題目的只有兩個人，但是他們的差字白字已經很可觀。還有大多數教員的文章，除了他自己，任何人是看不懂的，打算將他們淘汰了，但是那樣可憐的營生，又有誰願意來接替？這樣在鄉村裏既沒有經費，又沒有人才，在這時候要想在鄉村推行教育，那我可以說是一種僥倖蠻幹，歸結起來，無非還是要使人民有生路，但這不是教育本身之事？

結論

在這結束時，本用不着我再來論，並且也不敢論，不忍論，我只是將實際經驗的所得，忠實的供獻給讀者，希望讀者自己找到癥結的所在，牙作一個澈底的總解決！

從青年的出路到農村教育

元本

讀書是一件苦事情。從前私塾裏邊莫名其妙的讀着「子程子曰，大學：」，讀得不好，戒尺就不時的會撞到你頭上來。但是從前士為匹民之首，尊崇無比，所謂「學優則仕」、受了一十年寒窗之苦，苟得一舉中式，就可名利雙收，榮宗耀祖，真是一書中自有千倉粟，書中自有黃金屋，一生受用不盡。現在的學校裏，固然自在得多，但是每學期免不了考試，萬一考得不及格，以致留級，退學或不能升學，現在畢業的學生，還要會考，不及格者，領不到畢業證書，使你面子上過不去。即使你「吃盡苦中苦」，「讀破萬卷書」，結果也未必能為人上的人，還說不定潦倒終身，一事無成！不看我國近年來的矛盾現象嗎

一方憂愁教育不普及，一方是一批一批的畢業生，找不到出路，多一次畢業生，社會上就增加一批失業遊民。師範畢業會考及格的，還要經過教育局檢定，才能得到一個鄉村教員的位置。僻處邊陲文化落後的青海如此，通都大邑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不知有多少。果然畢業生過剩嗎？要是我們過細考察一下，覺得求學人數實在微乎其微，大多數人民，還是無知無識。據民國十九年教育部統計全國公私立大學，共有三十四所，大學生數一萬六千八百一十五人，差不多三萬人中才有一個大學生；專門學校十六所，學生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名，平均二十萬人中有一個專門學生。中等學校一千三百三十九所，中學生二十三萬四千餘人，平均每一千七百人中有一個中學生。求學人數既這樣少，為何畢業生找不到職業？一方面固是教育本身的不良，一方面是學生認錯求學目的。

二

明清科舉制度、不合時代，不能存在；舶來教育制度，又何嘗合乎國情，適於應用？試觀二十餘年來教育之效果，可以概見：清季幾次和外人交戰，都歸失敗，朝野之士，咸知非圖強不能自存，圖強之道，在於變法，康梁認變法中尤以廢科舉設學堂為最要緊。於是留學外洋，翻譯外籍，廣設報館，惜為時不久；直至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清廷始正式廢科舉設學堂，光緒三十二年，宣布教育宗旨為：「一忠君，二尊孔，三尚公，四尚武，五尚實，」當時張百熙等因目擊戰事失敗，又以日本之強，歸功教育，故不審國情如何而取法之，學制仿自日本，教本譯自日籍，以為必若此，始能強國富民。民國成立，又有新學制之改革，但仍師法日本，其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

。隨後留美回國學生，因鑒於美國行「德謨克拉西」的教
育，國家富強；於民國八年舉行全國教育會議時，仿美國
學制，遂改教育宗旨爲：「培養健全人格，發揮共和精神
」。十六年革命軍底定南京，留法學生又竭力主張仿效法
國，行大學區制，但試行不滿兩年，而非難又起，抄東仿西
，教育終是一場糊塗。民國十八年三全大會開會於首都，
鑒於從前教育之與人民實際生活分離，及未能以實用科學
發展生產之弊，遂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教育宗旨
爲：「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
，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續延民族生命爲目的，
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於大同」
，其實施方針，注意生產方面，第八項則專注意於農村生
產。原文說：「農業推廣須由農業教育機關積極設施：凡
農村生產方法之改良，農民技能之增高，農村組織與農民
生活之改善，農業科學智識。以及農民生產消費合作之促
成，須以全力推行」。十九年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所通過
之改進全國教育方案：亦謂：「在各級各類之教育內，都
應注重科學實驗，培養生產能力，養成職業技能」。二十
年六月行政院公布國民會議議決的教育設施趨向案，亦以
生產爲言，且規定社會教育應以增加生產爲主要目標。中
國民族的根本大病是在于貧，要醫貧的毛病，只有生產的
一法，而生產方法，當以農業爲主，可見生產教育之重要
，農村教育之迫切了。

我國人的傳統觀念，永遠把社會上的職業，嚴密的劃
定階級，深深的印在腦中，牢不可破。農民遣子弟入學，大
都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爲惟一的希望。他們怨
恨自己職業的卑賤，希望子弟入學受教育，可脫離本身階
級，一躍而爲士大夫階級，那於一家，又是何等的光榮？
一般青年，在其入學的動機上，因着殘存的封建時代思想
，仍抱着「學優則仕」的願望，以得名利雙收爲榮，畢業
後羣集都市，想得優越位置，人浮於事，僧多粥少，無怪
畢業生過剩了。

從前辦教育的人，着重於都市教育而忽略了鄉村教育
；舉凡學校之組織，校舍之建築，經費之籌措，師資之訓
練，課程之編制，以及教學之研究等，幾無不以都市教育爲
對象。農人之子弟入學讀書者，習於都市物質之繁華，不
願復還鄉里，從事農家操作，而多數優秀青年，遂留聚都
市。在農村方面，則人材奇缺，一切事業，乏人領導；農
村無人才，則農村愈衰敗，遂形成農村今日空前的衰落慘
象。其在都市潦倒失意之學校畢業生，奢望不償，失望乃
愈甚。不得相當職業，遂走入歧途，發生危險，故爲青年
出路計，爲普及教育計，我主張青年學生打破士大夫階級
的迷夢，仍舊回「農村」去。固然在這民窮財盡，農村經
濟破產的時代，根本談不到一切改進事業，只有到農村去
當小學教師！

我國素稱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人口之大多數，今欲

求教育之普及，及整個民族之解放，自非力謀農村教育之振興不可。一般教育家，掉轉頭來，倡辦農村教育。現在的社會消費多而生產少，供不應求，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很是困苦。要減少人民生活的困苦，就要使生產加多，使人民都有生產能力，這當然要靠教育之力量。

農村人民是很不講求衛生的，他們把製造飲食的廚房，往往和毛廁連在一塊；把許多鷄鴨豬狗和種種骯髒的東西，也放在裏邊；所以一定要使人民知道衛生的道理。對於衣食住及一切器具知道清潔，然後生命才有相當的保障。農民向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風氣，隨便碰到什麼事，都歸之於命運；命運是前定的，沒有方法可以違反。這一種心理，非打破不可。現在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時代，一切科學的發明，都是人力戰勝自然，支配自然的結果，無論生命的長短，疾病的有無，都是由於人類自己去定的，要使人了解這種道理，非普及農村教育不為功。再一方面破除農民的種種迷信，也是教育的責任。一個人明白他自己懶惰，沒有工作能力，得不到好的生活，但是他總說命運不好，要使人得到工作能力，貢獻於社會，須要人民求知識，明瞭自然的道理，才能破除迷信，自己努力作一個人，決非生前所註定，命運所限狀的。如果一般人沒有命運的迷信，知道做人應該自己去努力，從事工作，力求進步，都是受教育，都有生產的能力；這個社會就是富足的社會，進步的社會，文明的社會了。

五

已往的農村小學，他的路是走錯了，教育是辦糟了！

因為已往辦學校的人，他辦的是衙門式的學校，瞞閉他的校門，教授他的死書，對於農村社會生活方面，不聞不問，學校自學校，社會自社會，把鄉村吃苦耐勞的農家子弟，造成一個遊蕩無業的分利者；把鄉民愛讀書的熱腸，變為畏教育的冷心。從前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兒童，很能服從父母的命令，幫同田間工作，家庭操勞，但自兒童入了學校，對於家事的操勞，田間的工作，倒反置之不理，以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終日的生活，僅僅在書本內求死的知識。他希望快快脫離鄙陋的家鄉，不願做生利的田家郎，要走向城市，做一個分利的教育家！在兒童的父母，只知送子女入學校，他本身却視學校，與己無關，簡直不能了解學校的性質；他們的理想，也只希望子女將來學成的後，到城市內升官發財，結果只做了少數人的學校。其餘的父母，仍然信任腐敗的私塾，信任頭腦冬烘的老學究，所以至今鄉村常為學校教師發生爭端，這是學校沒有和社會接近，沒有成績給社會人士信仰。

兒童是農村未來的改造者，我們應該授以生活的教育，努力勞心要兼顧，要採取教學做合一的方法；決不可像從前的方法，教誨口若懸河的講着，兒童呆若木雞的聽着，也不顧兒童的興趣，兒童的需要，所以兒童變成個只能用耳目去學，不會用手足去做的人。總理說：「學校的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知識之外，當注意雙手與腦，力求實用。」不僅只能提筆揮，用頭腦，當樣樣能做；不僅萬能，尤當力求實用，便是適合時代，切合需要，造成一個手足與頭等量的發展，思想與體力並用的完全人。

近代之戰爭(續)

田生蘭

近代戰爭經過概要表

開

遠因 一，前次戰役所留不自然之結果

二，企圖以政治手腕為國家政治略之目的
(文化經濟主權土地等之侵略或保護)

釀成長久不解決之糾紛

戰

之近 三，一方已忍無可忍一方之貪心不足更提出進一步之要求此要求遂成爲戰爭爆發之機

四，雙方均認爲政治手段已窮時遂下戰爭之決心

前

假面 一，手腕忽硬忽軟企圖遲延時間

目之 二，國家總動員準備完畢外交遂成急轉直下之勢

三，談判決裂友邦調停無效發最後通牒

經

宣 一，發表開戰宣言

二，召回本國公使

三，護送敵國公使出境

四，託中立國保護本國人民在敵國之財產

五，放逐敵國人民

過

傳 一，發表開戰宣言

二，召回本國公使

三，護送敵國公使出境

四，託中立國保護本國人民在敵國之財產

五，放逐敵國人民

動

一，政治方面

內政準備——教育 宣傳

外交準備——合縱連橫宣傳

員

二，軍事方面

戰略準備——計畫 建設

戰術準備——編制 戰術

人員準備——官兵 士兵

物資準備——裝備 補給

之

(陸海空)

財政準備——儲蓄現金

整頓金融——鐵道 船舶 航

交通準備——郵電 機械工

空自動車——原料 組機

工業準備——匠類 畜類 肥

農業準備——料農具 農人

備

三，經濟方面

財政準備——儲蓄現金

整頓金融——鐵道 船舶 航

交通準備——郵電 機械工

空自動車——原料 組機

工業準備——匠類 畜類 肥

農業準備——料農具 農人

動

軍隊動員

財政動員

交通動員

農業動員

科學界動員

國民動員

實

國民動員

科學界動員

農業動員

交通動員

財政動員

軍隊動員

空中攻擊

- 一、空軍之出動
- 二、空軍之衝突
- 三、敵國制空權之獲得
- 四、敵國政治工業經濟重心所在地及交通樞紐偉大倉庫之爆擊（燒夷擾亂破壞撒布毒瓦斯）

- 一、監視哨之警報
- 二、防空汽球之昇騰
- 三、防火之管制
- 四、防毒面具之使用
- 五、消防隊之活動
- 六、驅逐機之襲擊
- 七、防空砲及機關槍之射擊

開

海面封鎖

- 一、海軍之出動
- 二、海軍之衝突
- 三、海軍制海權之獲得
- 四、海軍封鎖敵港或佔領
- 五、海軍護送運輸艦

- 本國戰時經濟維持
- 一、國民生活之維持
- 二、作戰資材之搜集製造補充

陸

國軍集中 向國境開進或運往敵國上陸

鐵道輸送 船舶輸送 自動車輸送
空中輸送 徒步行軍

戰

集中間 國境守備隊之衝突或先遣上陸部隊之作戰

- 一、偵探間諜防禦戰鬥
- 二、敵境內動員之擾亂及工物之破壞
- 三、敵境附近資源地之奪取
- 四、國軍前進略之開通

上

運 集中完了 遠距離之搜索
若 後之前進 警戒部隊之派遣
三、夜行軍之利用

- 一、城外支隊之壓迫
- 二、攻圍線之佔領

後

動 飛機自動車騎兵前衛戰鬥

三、前進陣地之奪取

機

戰

本 分進 展閉

- 四、攻城材料開進及砲兵展開
- 五、本防禦線之攻擊

支海評記

陣會
陣地
戰戰
戰戰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

(十二) 希儒

魯沙爾與塔爾寺

一、青海重要商場之魯沙爾

余等自大西川視察完畢返城後，光陰似飛，轉眼已有旬日，一切需用之衣物，均已備妥，乃更作第二次之出發，於十一月十九日早十時騎馬南行。是日天氣晴朗，途塵不起，令人精神倍爽。路經逐水溝，塘馬坊，清水河、螞蟻溝于下午四時半，即達魯沙爾街！

魯沙爾在西寧之西南，距城約五十里許，與佛教聖地之塔爾寺、僅距里許。塔爾寺建於坡頂，魯沙爾街築於坡底之山溝中，本省海南河西之蒙藏人民，又多以此地為漢番互市之場所，此地遂為本省重要之商鎮。過去商業，似不甚發達。自十八年以來，因湟源，貴德二地遭匪之洗劫，元氣大傷，商場一蹶不振，此地遂代其位置，商業驟躋繁華。本年出口羊毛約一百餘萬斤，皮六七萬張。貿易之商，有本地與客幫之別，本地為西寧湟源各地之人，客幫多山陝平津人，形式上雖無幫之組織，然因地域種族上之關係，而有精神上之自然聯絡。銷售貨物以布茶青稞等雜貨為大宗，專與蒙藏人民交易，收買羊毛，皮張藥

攻擊
退却
包圍或突破
陣地攻防
無開
開進
退却

六、複廓之陷落
七、開城談判
八、投降

(未完)

材，獲利頗厚。唯一般奸詐之徒，多欺蒙藏人民之愚昧，極盡欺騙之能事，殊失公平之道。但蒙藏人民智識不開，受人欺騙，實由自取，故開發青海，應以推廣蒙藏教育，提高蒙藏人民智識為前提；否則必成畸形之發展，蒙藏人民反失生路，希時賢有以注意之。

魯沙爾居民共有五百餘戶，人口當在三千以上，大半均營商業，農民不及十分之一；而操皮工銅工之人，約五百數十人。設有商會及各業工會，專司工商公務。街衢商舖林立，極為繁華。惟道路凸凹不平，且不潔淨，有礙公共衛生。高級小學在此共有二處：其一在街口舊日之關帝廟中，係西寧縣教育局主辦之縣立第六高級小學校，校址寬大，屋舍亦較整潔，內設教員五人，學生共有一百三十餘名，分六班授課，程度尚可，惟該校以經費困難，即教員無幾之月薪，亦不能按時領到，于學校設備上自無從推進。幸教職員均能抱定吃苦耐勞之宗旨，窮幹苦幹，故成績尚有可觀。其二建於坡頂回教禮拜寺旁之西寧縣魯沙爾回教促進分會附設之高級小學校，內有教員三人，學生四十餘人，校址極小，僅一小院，現尚為草創時期，一切均欠完善，惟該校基金充裕，三四年後，或能臻于發達也。

青海評論

二、塔爾寺之由來及現勢

宗喀巴誕生之聖地興隆猶昔

明永樂十五年有名宗喀巴者，（即寶貝佛）降生於即今之塔爾寺，其人天性慧敏，崇尚佛教。年十四入後藏扎什倫布西方之薩迦廟，學習紅教；斯時紅教荒淫無度，流弊百出，教徒日惟專事吞刀吐火之術、不知普渡人羣爲何事，醜聲時聞，改革紅教之聲亦漸騰於衆口，宗喀巴目睹紅教之淫靡，知不足以拯救衆生，乃誓欲一洗惡習，改良教風，遂集衆改服黃色衣冠，告以西藏教主世世俱爲呼畢爾罕轉生世間，以救西藏；自是全藏及青海蒙古等地人民，聞風景從黃教，佛教基礎復見鞏固。後宗喀巴得道於藏中之噶爾丹寺，是爲黃教之始祖，塔爾寺遂亦成佛教之聖地矣。

塔爾寺既爲黃教始祖之誕生地，故建築雄壯、佈置清雅，洵爲本僧各寺院之冠。內計有大經堂一處，可容四千人之座位，小經堂五處，建築式樣均採用印度式。大金瓦寺一所，小金瓦寺一所，屋頂均蓋流金磚瓦，經日光照耀後，黃色反映四面，分外美觀。并有阿嘉、塞池，拉科，土觀，却藏等五大活佛，塞多，加尹等八十三小活佛，而以阿嘉活佛爲寺主，相傳死後均能投胎轉生，永生世界。活佛居住之屋院，番話均呼孕娃，而有呼圖克圖銜之活佛，門前均立有高大旗杆，異常嚴肅。其公衆辦公地點番名吉娃，內設有老爺三人，大老爺掌管經法，二老爺辦理公事

，三老爺掌管財務，并有大法台一人，小法台三人，專司講經，均由僧衆推選德高望重之人充任；僧官一人，專司教規，由法台任用；喇嘛名爲三千六百，實數約有二千六七百人，每年舉行觀經會四次：第一次在廢曆元月十五日，白晝跳禪，晚間燃放酥油燈。諸凡山水人物，一律以酥油捏成，外染各種顏色，極爲美觀；第二次在廢曆六月六日，跳禪晒佛。（即晒白布繪成之巴喀巴像）；第三次在廢曆九月二十三日，僅跳禪；第四次在廢曆十月十日，亦僅跳禪；每屆觀經之期，各地蒙藏人民蜂擁而至，拜佛祈福，并與漢商交易，該寺亦可藉此收得大批之佈施。

近年以來，各地喇嘛寺院，受近代新思想之激盪，漸趨腐敗，獨塔爾寺仍能維持其過去興盛之狀態，蓋亦由其財力豐富及政府保護之所致。該寺財產，自來保守秘密，實數究爲若干，外人鮮有澈底明瞭者，即政府亦無確切之統計。惟吾人視察所經之地，爲西寧西川，上五莊，大小南川，祁家川等地，聞均有塔爾寺之田產與森林，長凡二百餘里，轄地之廣，於此可知。該寺每年入款，除此租穀外，仍有兩項鉅大收入：一爲募化，平日遣派精敏幹練之喇嘛，分往西藏，青海內地、蒙古等地，向蒙藏王公千百戶及人民募化佈施，而蒙藏人民因信仰佛教故，極能慷慨捐施，毫不吝嗇；亦有專持金銀牛羊馬皮等物來寺捐施，其數亦夥。二爲經商，該寺金錢充裕，自適多財善賈長袖善舞之原理，一般喇嘛，在寺則披加裘，出寺則着皮襖，東走京滬平漢各埠，販運洋貨，西入西藏販運藏貨，買入賣出，獲利

頗厚。並放高利貸，附近居民借債，利率多在三分以上七分以下，此種收入為數極多。以所謂清淨無比之佛地，成市僧奸商之窠窩，殊失佛教之偉大。佛門弟子市僧化，正所以表示彼輩心目中祇有紅塵乃事實，西天者幻想而已。

余等至魯沙爾，適逢塔爾寺舉行廢曆九月二十三日之觀經大會，遠近蒙藏漢回各族人民，咸集寺坡交易；集面孔稍同衣服言語各異之各族人於一地，咕嚕咕嚕，煞為有趣，亦極熱鬧。余等於是日上午十時在講經院內宣傳，聽衆雖多，而以言語之隔閡，收效甚微。後以聽衆擁擠不堪，且該寺等候跳禪，當即結束宣傳，坐觀喇嘛裝演牛頭馬面光怪陸離之跳禪矣。

童年的記憶

懦夫

雙鎖叔

十餘年前的我呵，差不多還是一位公子式的執袴兒。因為父親的作商，家資雖夠不上個中產階級，倒也可稱得個家道小康。我是父親的最小的一個，所以父親對我異常的鍾愛。自從七歲上離開母親，便隨着父親到某城的小學去上學。雖然也有時候回家去探望母親，多半是在某城裏過着城市生活；時常穿得是綢子緞子，綠綠紅紅；每早上尋父親要吃晶糕油糕，每晚上又尋他喫喝勞糟，終日的零星小食，時常的沒有間斷。父親是異常的愛我，凡是我有所要求的，他老人沒有不允許；有時也跟着父親去吃館子，有

時也到戲院裏去聽亂談；凡屬城市生活的種種味道，約略的也都嘗過。吃東西從來祇知道尋好的去買，并不會想到說某一種省錢，這樣的生活，一直到了十二三歲。

一年的春天，我們的鄉裏過廟會，母親由家裏捎話叫我回來，父親爲了號事的忙迫，不能脫身，便派了號夥送我到家。雙鎖叔是族祖秉忠爺的兒子，他的年齡和我相若；『雙鎖叔！』是母親命我這樣叫他。他家和我家斜對住着。族祖秉忠爺是一個窮苦人家，他給我時常熬着長工——我們鄉裏稱長年爲人傭工的叫做熬長工。——因爲他家裏很窮。所以時常的帶着雙鎖叔到我家來吃飯。我那時不懂得什麼，仗着我主人翁的勢，常常去欺侮他！秉忠爺不滿意着我對他的欺侮，在旁邊常諷刺的乞憐的恫喝着我！但是雙鎖叔祇是端着飯碗不住的吃飯，我的侮慢和凌辱，似乎是老不在乎。不曉得我家是比較的經濟充裕，穿得整齊，抑還是人們的勢利，也許比我長得漂亮？我們在一塊兒玩，來客總是讚羨着我的聰明，對雙鎖叔多半是瞧了瞧着一聲！雙鎖叔也穿得分破爛，冬天的衣服上多半是吊着棉花種子，兩隻手髒的好像去掏過老鴉片子，臉色污黑，正像才烙出來的柿子麵餅，再加上多時候的不洗垢甲積得污滑滑的；兩隻細長的眼睛，大約也有點近視，時常是不會睜得很大的，所以我們鄉裏和他同玩的孩子們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煽眼光棍！』他的頭是一個扁平的長方形，好似一個馬頭籠子，他們又送他一個綽號叫做：『馬頭！』馬頭比較燻黑光禿叫起簡便一點，我們鄉裏

的人們，都開玩的叫他『馬頭』！』到後來這個綽號簡直埋沒了他的真名，連他父母也都這樣呼喚着他，因而我也有時開玩的叫他『馬頭叔』。

三義廟的會期到了，這天上午，母親命他伴我到廟上去看戲，着他洗淨了臉，替他換上我的一件舊衣，給我們發了盤川，着我和他去逛會，並囑咐給我們說：『不要鬧活！』我那時雖然帶了些富家的倨傲氣味，可是有時性子高興了，也對他非常的親熱；我和他奉了命拿着錢，說說笑笑，親觀熱熱地一直跑到廟會上去，廟會上距我們的村子約莫一里多路，乘興的走去，不到一刻鐘便走到了，只見得台上的鑼鼓喧鬧，台下的笑聲嘻嘻，我倆手拉着手一直擠到人叢中去，很懇急的向台上望着，終久是漢子太矮了，擠來擠去的看不到戲。站到後面的遠處，戲台上的花花麗麗，連我也看不清楚，馬頭叔那更是看不見的了。因此幾度的跑進跑出，一股股地賣小吃的油香氣鑽入鼻子，真真地羨得我的饑涎欲滴；我叫他吃油炒粉、他說：『涼的便宜！』我說吃炒合樂，他說：『不炒的抓得多。』那末，我們吃包子，他又說：『蒸饅吃了耐饑。』最後我氣了買包子吃、賣包子的也給他取出了一個加了辣椒，他搖着頭不接，並對我說：『你給我錢我買蒸饅吃，蒸饅是實的，包子是虛的！』接着又鄭重的叫着我的名字說：『長發！包子到底吃了不耐饑！』

在我和馬頭叔看戲後的第二年冬天，父親娶給我婆一個比我大的老婆，結婚的這一天，雙鎖叔爲了要吃湯水，

自告奮勇的要來我家幫忙。這天是我行結婚的典禮，當然穿得非常闊氣，雙鎖叔來把我身上子細看着問：『長發！你穿的這都是什麼？這光的！』『這是從外洋來的洋緞子！』我滑稽的答着。我們鄉裏的風俗，新婦在這天進門以後，約有一個多鐘頭，雙親不辭着和新郎見面，我也不知是什麼理由？母親說：『不當理！』命雙鎖叔領我去到他家暫避；我和雙鎖叔到他家，雙鎖叔對我說：『你娶媳婦太早了，不好！』我笑着說：『你這個傻瓜；知道什麼。』他說：『我：我這窮漢娃還知道什麼！』

結婚後的第二年，我才由小學畢業，隨即考入了某城的第一師範學校，這年冬天寒假回來，雙鎖叔見了我很希罕的問道：『先生回來了！』我便同時回答着：『雙鎖叔；你這多日好！』他說：『窮人還敢不好嗎？稍微有個絆擋，就不得吃。』

『你近來幹什麼營生？』

『哎！由人家除了一條驢子，馱的賣炭。』

『每回能馱多少？』

『驢子沒有料，一回馱一百多些，我再背四十多斤，大約能有百六七。』

『駝這些跑一回得幾天？能賺多少錢？』

『駝一回得三天，能賺一塊多元，……：好比今天搭

早去駝，趕下午回來，明日稍早到州裏去賣，趕黑

回來。』

第二年的春天，我在學校接到家裏的信，我的比我大

的夫人，已經是破題兒第一選的給我添着一位女公子了。當時我的內心，發生一種莫可名狀的難受，不知道是喜是悲，是憂是懼，真令我啼笑不得！這年夏天，我鄉的土匪鬧得非常厲害！大哥當時在縣裏作事，父親命大哥把嫂子搬到縣裏，母親隨父親到州裏去。從此我也有幾年沒有回鄉下去，所以在這幾年也沒有和雙鎖叔見過一次面，他雖然常常到州裏來賣炭，我却常常年不在家；有時我到家裏住，偏妙的却是他有事不州裏來。這樣的約有四五年天，我已經是由師範而大學了。我的老大的夫人，也一次再次的生下三個孩子，在我二十四歲的這年暑假，曾一度回到鄉裏家中，三方是看看家裏夥子們做地的情形，一方是爲着要看五年沒有晤面的雙鎖叔，多時沒有晤面，他見了我格外希罕！

「你現在住的那叫什麼學堂？」

「大學堂！」

「你現在准舉人嗎？還是秀才？」

「准舉人哩！」

「唉！不容易，給我門裏爭光不少。」

談到這裏，空氣稍微沉寂了一會，我忽然想起一樁事便大聲的問他：

「雙鎖叔！聽說你今年已經問媳婦了！」

「唉！提不起，問卜了，是個啞巴！聽說耳朵還有些

聾。」

「總可以說一兩句話吧？」

「不能！不能！」

「那你爲什麼要訂婚？」

「唉！我沒錢贖，禮少。」

「多少禮銀？」

「三十塊元。」

「三十塊元你從那裏來的？」

「這幾年馱炭帶給人做工積下些，再搗了些賬。」

「咱們這兒揭賬是什麼息錢？」

「十塊元一月三塊元哩！」

「那麼大的息嗎？」

「就那我還尋不下，人家財東家不放心，還是託老六給我尋的！——談舉似不勝惋惜的樣子！」

第二年暑假還鄉，雙鎖叔已經把媳婦娶下了，我聽到了很高興的跑去看她，雙鎖叔命她出來給我行禮，等了好久的時間她才羞答答慢姍姍地從屋子走了出來，她並沒有行禮給我，祇是低着头、面容上微微地笑着，我問：「妳爲什麼不說話呢？」她仍是不答的笑着，接着以眸子瞥着村裏的孩子要和她玩的從後面把她的胳膊猛然用力的摔了一下，他很怒氣的哼了一聲「啊……哼！」我和一羣圍觀的孩子，鬨堂似的大笑了一陣！雙鎖叔也陪着大家笑了；又告訴我說「不光是啞子，耳也還聾得厲害哩！不怪人說癡聾賣啞，真不錯的呀！」我便安慰的對他說：「不要緊！祇要能做針線能養孩子也就好了，雙鎖叔似喜非喜的望着

我笑着，反回頭命令式的喊着：『救命！』到屋子裏去；他即迎回頭來目瞋着他，緊走幾步的到裏邊去了；雙鎖叔向我笑着說：『你看神氣！』在這一笑中好像含了無限的愛意。此後我便呼他做啞巴孀母，他總是報我一不滿意的瞋視；及我前年回家，雙鎖叔爲人熬活、給掌櫃家打鑿，被掉下來的大土塊把腿場成跛子、腰也塌得直不大展了！啞孀跛夫，他們生活的艱難可以想知了。現在既不能爲人傭工，又不能自去馱炭，死巴巴地站在家裏，幾乎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哦，可憐的雙鎖叔啊！可怕的經濟壓迫！環境的支配人真算厲害，你怎麼自幼便要買蒸饅吃不買包子吃呢？幾年來的天荒兵亂，到現在弄得我的家道中落得不成樣子，生活之鞭，驅我於天涯海濱；早婚之害，予我以室家贅累；賦性懦弱，乏恆力與世爭鬥，偏存傲骨，無媚術取悅於人！祇有於更深夜闌，絞腦汁寫些文字，長年漫漫，吃粉灰以度殘生！而斯猶寶之不可得，窮苦生活之不能維、七折再打七折之後，尙數月而無望！妻啼飢而兒號寒，兄年老而傷伯道，人生之意義若是？生活之壓迫益甚！茫茫前途伊於胡底！雙鎖叔！雙鎖叔！童年的記憶，我現在也要買蒸饅吃，畢竟蒸饅耐飢的呀！

學生創作

貪污土劣與中國革命

蒲倫年

近十數年的民國，因爲經過連年的荒旱，貪官污吏的剝削，土豪劣紳的搜括，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社會之基礎已由崩壞而完全糜爛了。那可憐而微弱的民衆，受苦而無從告

訴的大多數同胞，只是呻吟着吁嘆嘆息着，苟延殘喘的活着；而一般所謂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者也，對於國家的治亂安危，人民的衣食住行，置之不聞不問，而日夜夢想着如何掠得人民的脂膏，來建設自己的享樂而從不着眼到人民的利害關係；只要可以解渴的渴，便喝別人的血也不會皺眉，便想出種種比猛獸更猛，比毒蛇更毒之方法來，剝削貧民，虐待平民，無所不爲而且無窮不至。把我總理四十年不斷的革命改造成功的燦爛莊嚴，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弄成怎樣的情形了。對於革命進程中，一切應興應革的事宜，受了極大的影響了。我忠誠而勤勞的民衆，過成這樣非人的生活了。凡此諸端，到無非貪污土劣的結果，此等作惡造孽的惡魔，其罪豈可勝誅麼？

忠誠的同胞們，受苦而無告訴的民衆們，我們要想革命成功，生活充實，主義實現，去享民有，民治，民享的幸福，非以大無畏的精神，把那奇形怪狀，張牙舞爪的惡徒掃除淨盡不爲功；同胞們，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是機會了，明星現在照臨我們了，我們應踏革命先烈之血跡前進，努力，奮鬥！犧牲！光明的太陽即在目前。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